



官常典第六百六十六卷

王寮部名臣列傳一

漢 鄒陽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丹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
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尙隱惡指斥
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
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
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闕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
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于河間六齊望于惠后城陽顧于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長沙還丹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
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
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

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鷺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繫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

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駟騏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脂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

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
宣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
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
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毀積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
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
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
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
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
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轡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譖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譖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

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卽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釐耳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爲蓋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慙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卽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爲足下憂之長

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庾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

枚乘

按漢書本傳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雪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卽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損削諸侯吳王遂

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

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爲禽滅漢旣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臯

穆生

按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薺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漢六年立交爲楚王元王旣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薨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

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韓安國

按漢書本傳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唯梁最親爲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

言警車旗皆帝所賜卽以嫖鄱小縣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爲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迺使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適

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詠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卽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薨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卽位素聞安國賢召以爲北地都尉遷大司農御史大夫

樂布

按漢書本傳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荼爲燕王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

成阜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縱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爲郈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孝武時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韋孟

按漢書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諛厥生隕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

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
儉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
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
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惟罔是恢唯諛是信諭諛諂夫嚶嚶黃
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媿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
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
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媿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
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耆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
監其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愍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嗟我小子豈不
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禍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鬻茅作堂我徒我環
築室于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寤其

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田叔

按漢書本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爲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爲宜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鹵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鹵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